

■新作聚焦

林那北长篇小说《蓝眼泪》：

一间自己的房子，一场未竟的突围

□郑海婷

《蓝眼泪》是林那北继《每天挖地不止》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时隔五年，人们既可以察觉两部长篇小说之间一脉相承的气韵与风格，又可以看到种种新的探索：人性、亲情与家庭构造的交织，性别角色与复杂历史背景的交汇。小说的情节演变扣人心弦，悲剧性的故事结局留下许多让人回味与思索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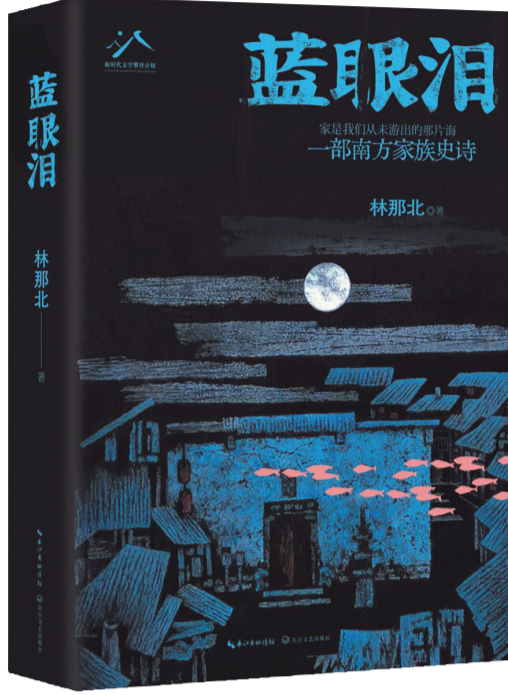
无论是《每天挖地不止》还是一系列中篇小说，林那北笔下温婉沉静的女性形象一向不多见，她更多地目光锁定那些刚强犀利、活色生香的女性，生活给她们套上枷锁，而她们咬紧牙关一直努力挣脱。《蓝眼泪》也是一样，林那北又一次将元气饱满的叙事笔触对准了一群生命力昂扬蓬勃的女人。巧丹、余贞妹、杨美薇、许墨馨、袁玲玲、郭素雅、杜三水、杜四岭，女人间的合纵连横此起彼伏，肆意张扬，饶有趣味。小说中男性弱化、退隐，女性则强势生长。杜亚民的软弱、杜三山的懒散与余贞妹的强势对待、巧丹的坚定凛然以及杨美薇的激情四溢，形成某种特殊对比，张力十足。余贞妹和杜亚民的母子关系中，余贞妹是主导；巧丹和杜三山的母子关系中，巧丹也是主导；杨美薇和杜三山的夫妻关系中，杨美薇还是主导。低欲望的男性被一群精神高亢的女性所包围，这种情节设计似乎暗含了许多历史背景的信息。

小说由“杜三山”展开第一人称叙事，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而是与世无争、得过且过、凡事无所谓普通人。整个故事中，他只占据了一个有限视角，知道的内容从来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早。这显然给其他人物让渡出更多的主动空间，各种言语次第响起，众声喧哗压倒了个人独白——妻子杨美薇就时常构成杜三山的补充视角。如果说杜三山几乎是一个不行动的被动个体，那么，杨美薇却时刻是动态的，“她像被施过魔法，永远都处于奔跑状态，箭在弦，子弹上膛，血的流速异乎寻常地迅猛”。正因此，杜家的家族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被她一次次带出水面的。

意味深长的是，这群女性亢奋的精神状态某种意义上即是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反弹，只不过这种反弹时常超出了正常的情理，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畸形的异化。小说对余贞妹的描写俏皮生动。这个女人“走路做事像按了快进键，浑身每一处都蓄着饱满的劲儿，仿佛它们随时会从体内冲破皮肤喷发出来”。她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儿子杜亚民展开，不遗余力掌管着他的吃穿冷暖，并承担一切家务。但余贞妹费尽心力做的饭菜从来只供应给儿子，却不包括儿媳与孙子，连她自己都不享用。这种偏执的占有欲源于她与丈夫杜耀祖的不幸婚姻，而儿子是她唯一的武器，也是她全部的希望。当儿子所娶的妻子不合她胃口，她迅速就从婚姻受害者变成精神施虐者。女人间的微妙战争，成为小说情节的推动力，但这不是家长里短的婆媳之争，而是人心在世俗中剧烈地交锋、较量与碰撞，也在无助中努力突围，以寻求救赎。

杨美薇的创伤来自童年，有着严重重男轻女观念的原生家庭给她太多疼痛，但她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坚韧成长，不屈向前。这是一个绝不向命运低头的有勇有谋的女性，个子矮小却能量巨大，一步不慎，最终竟毁于不可控的欲望。

余贞妹与杨美薇张扬夺目的性格显然给女主人公巧丹的塑造增加了难度。如果说杨美薇、余贞妹的故事是强力冲击的直线，那么，《蓝眼泪》为巧丹描画的则是一条从长久沉默到突然爆发的曲线。“淡”和与世隔绝是巧丹的主色调，背负奇特的身世，生活给予她太多不公，但她从不埋怨和倾诉，也没有仇恨，而是把所有的委屈都压到心底，连爱也一并吞咽，几十年都静悄悄地角落独自疗伤。她看上去那么瘦弱，



《蓝眼泪》，林那北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

却高贵、勇敢、强大，富有尊严。作为女主人公，小说中她很少正面出场，所有的人生轨迹宛如生活背后一道不可言说的暗影，隐隐约约，闪闪烁烁，直至最后她选择那样一种方式，决绝地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那一刻这个人物形象清晰夺目地立到了眼前，令人感慨、震撼。可以说，巧丹是用对死亡的自由完成生命意志对宿命的超越，成为小说热烈蓬勃女性群像中最突出特别的存在。这是一个不容易写得生动的角色，而作者写得极有耐心，并借这个人物画出了一条最有力的反抗弧线。

这部小说中房子是个意蕴丰富的意象，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上的女性时常被限制于房子内部，忙忙碌碌地操持家务曾经是她们的宿命。时至今日，她们终于冲出房子来到了一片广阔天地，然而，她们因此就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吗？事实上，《蓝眼泪》中的女性人物依旧与房子深度绑定，她们的生命轨迹仍然与住房的变动轨迹遥相呼应，种种戏剧性冲突也时常与房子联系在一起。

余贞妹的住房史恰恰是她与丈夫、儿子之间关系的写照。生活圈从东南小城搬到遥远京城，家从逼仄小宿舍到一百多平方米的单元房，每一次住房的变动都意味着她把巧丹推得更远，也意味着她对儿子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对于杨美薇来说，房子是她逃离原生家庭的物质意象和欲望载体。岛上父母的房子她很少回，而想要在城市立足，就要找一个有房子的男朋友。伴随着职位升迁，她的家庭住房条件也不断改善。日子看上去越来越红火，然而，最终绊倒她的恰恰是一套“多余的”房子——她半推半就接受的开发商的暗中赠予。案发后秘书小杨以飞蛾扑火般的凛然揽过责任，主动冒充房子主人搬了进去，杨美薇却还是挺身主动供出真相，还了小杨的清白和自由。围绕房子，这两个原本只是上下级关系的女人，其肝胆相照的情谊也让人动容。巧丹与房子的关系相对单纯，但又有另一层复杂。自始至终，《蓝眼泪》都没有写及巧丹对杜亚民的感情，但显然她对这个男人是感恩的，也暗藏深情。她对他在母亲面前的唯唯诺诺肯定不满，但在无奈中也只能体谅理解。她表面上的寡淡，其实是看穿世象后的平静。当杜亚民得知百花路

《蓝眼泪》延续作者既往创作气韵

风格，兼具全新创作探索。小说采用有限的第一人称叙事，让众声喧哗的人物互补共生。作品塑造一众生命力昂扬的女性形象，以强弱反差的人物对比制造叙事张力，深挖人性、家庭与亲情博弈下的世俗人心冲突。小说以房子为核心意象串联人物命运，暗藏女性独立的现实困境，同时采用过去与现在交织的双线时间叙事，叙事纹理繁复独特，兼具故事张力与思想回味空间

要拆迁，专门从北京赶回，倾尽所有为她买了一套宽敞的新房子时，巧丹已得绝症。她决定不干扰任何人，而是留下来，与承载着她太多苦痛和唯一爱恋的老房子，一同轰轰烈烈地为灰烬。故事始于房子，也终于房子。很显然，这种选择只属于巧丹。

伍尔夫将“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女性解放的一个标志。然而，《蓝眼泪》中房子背后站立的是低调沉默的阴柔男性。余贞妹的房子来自杜耀祖，巧丹的房子来自杜亚民，而杨美薇多余的房子来自她对男性反抗欲望的溢出。即使到最后，以舞蹈为生事业的杜四岭，也仍然需要以非常世俗的方式，来争夺父亲房子的继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的独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这部小说中，所有女性的角色都是动人的。巧丹、余贞妹、杨美薇，甚至着墨不多的秘书小杨、房地产公司女老板等，也都摇曳生姿，分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构着女性叙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们都并非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风雨交加，但一往无前，绝不盲从。毫无疑问，《蓝眼泪》中的家庭生活仅仅是一个窗口，透过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风浪纵横交错的颠簸。这一点决定了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繁复，它不是以惯常的节奏来铺叙的，而是故事线盘根错节。阅读时，我们需要在忍不住的不断回溯中，才能拼图般渐渐恢复事件的原貌，并为自己重建起时间顺序。也就是说，《蓝眼泪》的时间运动是双线的，一条线指向过去的历史碎片，在持续的情感颤动中不断分离和组装；另一条线则是布满谜团的现在。密密麻麻的往事作为悬念竞相侵入和填充，散而不乱，密而不堵。显然这种双重时间运动线对写作者

是充满挑战的，它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复杂纹理和叙事魅力。

（作者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短评

和樊希安是认识20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在三联书店朝夕相处9年时间，但我那时并没有发现他是一个作家。闲时聊天，他曾几次和我说起，想早点退休写小说，我当时并不相信。离开繁忙工作岗位的他，几年时间便连写了五六部长篇小说，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我觉得他实现了从出版人到作家的华丽转身，越发展现出创作多面手的才能。在小说之外他还出版了诗集、散文集、评论集，总数达到30多部。这本《渠水流动少年心》应该看作是他系列回忆录的开头。在我看来，接下来他会顺着这个路子写下去，回顾和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

《渠水流动少年心》主要是写作者17岁之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他最早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几段，叫“自传体小说”，我当时就劝他，这个题材千万别当小说写，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写成回忆录或者自传，也就是纪实文学。樊希安从一个叫“安子”的普通农村娃，一路成长为知名的出版家、作家，最后成为国务院参事，他的成长经历特别不容易，确实值得记录下来。

这本书读起来亲切生动，生活气息浓厚。而他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另一本随笔集《故乡的62张面孔》，更是写了故乡河南农村的62个人，不仅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还有村里的二大爷三大爷，以及很多普通的农村老乡，每人一篇，人人有故事、有性格。我看过很吃惊，这不仅表明樊希安记忆力好，更说明他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

《渠水流动少年心》书写一个农村娃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全过程。书中的安子从小立志当作家，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能想到的理想生活就是进入县文化馆搞文学创作，所以他在作文上用功特别深。他很清楚自己的强项和优势，懂得不断挖掘潜能，终于在写作上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地。通过这本书，我才知道他的诗歌底子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打下了。从早年习作到日后成名，其文学道路有迹可循、脉络分明。就此而言，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本励志的书，对年轻人，尤其是农村青年，具有明确的励志意义：人生的选择很重要，选对了就坚持住，走下去，把路走通，也就成功了。从书的文学价值来讲，作者的文笔生动，采用了小说的结构，以一条渠把整个童年、少年经历串起来，既呈现了丰富性，又增强了可读性。

在文学品质上，作者文笔朴实鲜活。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是青春萌动的描摹，乃至朦胧的恋爱心理，均能落笔细腻、细节真切。尤其是书中呈现的作者个性鲜明，敢尝试，敢创新。刚上初中时，他便带着几个孩子做一种叫“呼啦啦”的玩具拿到市场去卖。在三联书店工作时，大家总说：“樊总喜欢折腾事。”开24小时书店、创办韬奋图书馆、实施与新华书店的战略合作、打造大三联品牌等一系列实事都是樊希安领头做的。现在看来，“爱折腾”的性格是他从小养成的，有点子、有想法、有创意，而且能实践。他想干事，也能干成事，愿意带着一群人往前冲，这一点很令人佩服。这种人格形象，在书中已有迹可寻。

此外，这本书也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关于特殊年代农民生活的细节记录，在现有历史与文学类作品中尚不多见，本书以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进行了重要补充。

如果要抱有更高期待，我想说，《渠水流动少年心》重在书写少年时代的人生目标确立与命运改变过程，成就已然可观。但如将来扩展为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则某些部分或可不必过于详尽，而在人格成长方面似乎还可以加强。作者为人正直、善良，富于同情心与进取心，兼具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种人格的养成自有少年时代的深刻印记，无论是来自家庭和学校，还是来自课堂与社会的影响，如果能有更丰富的细节呈现，这部回忆录给人的启示当会更加深远。

（作者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编辑）

他爱折腾事，也能做成事

——读樊希安纪实散文《渠水流动少年心》有感

□李昕

■评论

“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评小说《沉默的荣耀》

□张晓媛

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静谧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馆广场迎来了络绎不绝的人群，他们往往会在纪念碑前驻足良久，瞻仰镌刻其上的碑文：“岂曰无声？河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

作为影视同期书，《沉默的荣耀》同样聚焦于1949年至1950年间台湾隐蔽战线的生死斗争。把原剧本改编为小说后出版，正是试图用文学的笔墨，回应这面石碑上那悲壮的诘问：如何为“河山即名”的宏大叙事，还原史实，重塑真相？如何为“人有所忘”的无奈现实，标注过往，坚定未来？这构成了本书最核心的文学站位，也成为检视其成败的关键尺度。

本书通过书写，为那些应该被铭记的群像赋形、赋声、赋魂，重新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唤醒其响彻长空的声音。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让我们在这本书里找找答案。

于历史褶皱中感知温度

让一座历史丰碑温润亲切，需要找到那个最具张力的截面。本书刻画了两场重要的告别：一是吴石将军赴台就职前夕。当时一边是胜利在望，一边是继续涉险，孰易孰难，不言自明，但是吴石将军毅然决定携妻儿出发。他俯身教儿子写字，慈爱郑重；面对女儿的不解和反驳，默默离开；把头枕在妻子膝间时，几多歉疚和感怀，欲说还休。另一则是朱枫最后一次离开家时，看着还在酣

睡的外孙，摸了摸孩子的脸，把行李箱里大部分新台币藏进小孙孙的摇篮褥子下。其实她正在看似平常的日子向家人做最后的告别，明知若推开家门，定是有去无回，可肩上的责任仍让她怀着必死的决心转身离去。

在这些凝固的瞬间，他们得以重获真实和丰盈。他们是父亲、是外婆，和钢铁意志并存的是柔软与深情，也有着常人的眷恋与不舍。他们已拥有幸福美满，却仍要为普天下人皆得安康拼死一搏。他们望向的前路，并不明朗，甚至充满了一触即发的凶险，但却无怨无悔，用身体铺成通往胜利的路。读者也不是在旁观一个传奇故事，而是在陪伴老朋友度过生命中的那段艰难岁月。在具体而微的共情中，我们从历史的褶皱中触摸到了真实的温度。

于详尽史实中打造硬度

情感的激荡需要坚硬的基座，动人的讲述需要可信的支点。历史叙事的天平，常倾向于宏大的结论，而具体的姓名、鲜活的身影，在时光的流转中极易湮灭，化为档案中简单的代号，或是纪念碑上的几笔刻痕。文学的价值，正在于厘清这种模糊，将历史的细节一一打捞描画，从而再现细腻与恢宏。

本书的庄重，源于一份可贵的澄明史笔。作者以近乎非虚构的方式展开此书：大部分人物均用真名，大部分情节皆有历史档案、学术研究及

家属回忆支撑。从福州的决策到台湾的周旋，从香港的筹划到舟山的壮烈，地理空间的转换精确可考；从高悬的布防图到街头的香烟摊，从介寿馆的会议室到吴公馆的餐桌边，生动的时代现场呼之欲出。这种对历史肌理的忠实摸排与还原，为这部作品奠定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性的基底。

比史实铺陈更进一步的，是叙事逻辑的自洽通顺。小说清楚地描绘出人物每一次行动背后的风险衡量、心理博弈与信仰源泉。这使得牺牲不再仅仅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悲情符号，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一种经过理性权衡、反复思量后仍然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这份叙事的严谨清明，是那些默默前行的先烈得以被后世主动理解，而非仅仅被动感动，并最终获得由衷敬仰的重要前提。

于举重若轻中拓展宽度

谍战题材一直长盛不衰，受到市场和读者的欢迎，或明或暗、你追我躲，出人意料的情节和层层递进的任务设定，可以让读者手不释卷地读下去。本书就体现了谍战类型程式的高度熟练运用。作者通过密集的“任务—危机—解除”单元的堆叠，不断推进剧情，维持了叙事中最可贵的节奏与呼吸感；通过限知视角制造的信息差，让读者始终悬着一颗心，欲罢不能。例如开篇不久台大医院门口接头的段落，简单、紧凑，扣人心弦，篇幅不长，但我方的英勇无畏、对方的狡黠凶

残都已得到充分展现。

然而，这种看似轻盈的写作绝非取巧地迎合。恰恰是可读性的提高，让叙事在不知不觉中裹挟了读者，达到一种默契的同频。当读者代入其中，与主人公同喜同忧，那处境的艰难才会更加扑面而来。书本身的“好看”，并不会消解历史的沉重，而是更加具体地描画出阴霾的漫卷和山峰的棱角，才能令读者慨叹他们竟能如此从容不迫。这便完成了一次庄严的“以轻驭重”，用最吸引人的故事通道，将读者引至最肃穆的精神殿堂，于是让整本书拥有了一种直抵人心的叙事感染力。

于隔空共鸣中抵达深度

阅读的终点，恰是共鸣的起点。当我们合上最后一页书，望着窗外早已熟稔的街景，一定会有一种深深的感慨涌上心头。当我们一粥一饭、一丝一缕地度过盛世的平凡一天时，书中那些闪着光泽的名字，那些关于勇气与牺牲的抉择，依然如石投心湖，令我们震撼不已。它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反观自身，乃至扪心自问：若置身其时，我当如何，我会如何？

这种不受时间限制的追问，直指内心最深处，仿佛能看到并未远去的历史中，那些也有过犹豫、焦虑，最终却又无反顾的身影。这一刻，他们不再是纪念碑上冰冷的名字，我们和他们，成为心有灵犀的知己，隔空相望，心弦共振。



《沉默的荣耀》，卢敏、张玉等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这样永恒的命题，也正体现了历史书写最宝贵的使命：它不是刻板地复述过去，而是在每一个读者的此刻，即时植入一颗精神的芯片。若时光再推移，记忆渐褪色，它会提醒我们停下来，认真看看来路，继而在喧嚣绚烂中，辨认出那些无言却磅礴的名字与我们自身不可分割的潜在联系。

正是对生命温度、历史硬度、叙事宽度与精神深度的四重锻造，使本书出色地完成了一次为沉默者“正名”的文学仪式。它让舍生取义从抽象的信条，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命现场；它证明了严肃的历史书写，其力量恰源于对生命个体的深切凝视，以及对叙事艺术的精到运用。由此重新建立起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让今天的我们心追向往的向往，让“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震撼在每一位读者心中久久回响。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